



弹蜆悲

沈潇潇

在奉化的海域泥涂上,几乎随处可见一种漂亮、机警的小鱼。看它老是在滩涂上萌萌地跳来跳去,一些人就称它为“跳跳鱼”。它的正式学名是弹涂鱼,因为它喜欢栖息、活动于海涂,又依靠发达的胸肌并有强大的弹跳能力。“状如蜥蜴跃江干,背上花纹数点攒。生怕涂田泥滑溜,不嫌力小几回弹”,清人谢朝绅的诗句是对弹蜆形象的逼真描绘。

当地人却多称它为弹蜆——仔细看,它高高扬起的背鳍通体红色,又点缀着深浅不一的蓝色斑点,恰似一只美艳的蝴蝶停栖于背上呢。这样的起名也太有诗意了!

记得有年初夏,我和几位朋友慕名去象山港的一家海上餐厅用餐。在走过海涂上长长的栈桥时,发现有一个戴草帽的人,胸前挂一只敞口竹篓,手握一根长长的钓竿,站立在离栈桥20余米远的一块硬涂上。难道在泥涂上也可钓鱼?我不由留步观看。只见他身体纹丝不动,手腕一甩,一条长长的钓线便倏地飞出,刚落到前面正在退潮的海涂上,又见他手腕一动,钓线又飞了回来。正在纳闷,有同行者比我眼尖,对我说:“你看,鱼,鱼!”果然,钓线末端挂着一只死命挣扎着的小鱼,原来是条弹蜆!说时迟那时快,草帽人左手一撩,手指一捻,弹蜆落入篓中……我们再仔细看,他的钓线上有几枚锋利的钩子,钩子上却没有任何鱼饵。弹蜆难道还会吞食光光的钩子?我们继续观察。只见他目光搜索了一会,又一次甩出钓线,刚着泥涂又迅速贴泥一拉,一条弹蜆在稀里糊涂中躺着中钩,他右手手腕一抖收线到胸前,左手一撩,熟练地摘下弹蜆入篓,动作一气呵成。原

来,他并不是在钓弹蜆,而是在扎弹蜆!我看了好一会,这位草帽人瞄准、甩线、拖线、放线,几乎十有八九能扎住弹蜆,直看得我目瞪口呆:他的这门绝技堪与欧阳修笔下的“卖油翁”相媲美!

走进海边餐厅时,我想:今天得点一盆弹蜆。

弹蜆的肉质非常细嫩,味道鲜美,是本地人喜欢、外地游客至此必尝的一道海味,还上过央视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栏目。有谚曰“弹蜆赛河鳗”,弹蜆富含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及钙、磷、铁等微量元素,可药食两用,有补肾壮腰、活血止痛、解毒等功能。看过韩剧《乞丐王子》的人可能还记得,剧中有位老医生感叹说:以前在老家,干活累了,喝碗弹蜆鱼汤就浑身是劲。韩国人不说高丽参汤而言弹蜆鱼汤,这与日本人干脆称弹蜆鱼为“海中人参”是一个调控。

对了,尽管当地海鲜品种繁多,但当地人却独选弹蜆作为小女孩的开荤菜,说小囡因吃过弹蜆,会长得活蹦乱跳,聪明、活络又美丽。

弹蜆的烹饪方法很多,清炒、红烧、煲汤皆宜,又可与咸菜、霉干菜、豆腐、蕹菜等多种食材搭配,清代诗人姚燮就有诗云“初八廿三逢小水,好研乌糯煮阑胡”,诗里的“乌糯”即是蕹菜,其根可以碾成粉且颜色偏黑,又有糯米般的黏性,故名,“阑胡”是弹蜆的别称。好的食材,往往以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做出好味道,如将弹蜆配上姜丝、黄酒清蒸一下,就让人回味无穷。又如将弹蜆沾上椒盐、苋上淀粉油炸,酥脆鲜香,也颇受欢迎。海边人还将弹蜆烟熏或晒成弹蜆干,平日用来佐餐下酒,真是好福气啊!

中午我们吃到的是弹蜆滚豆腐。这是这家餐厅的拿手菜,也是象山港沿岸地区的经典老味道。在口味上,弹蜆特有的鲜嫩和豆腐的

清淡芳香互相融合,相得益彰;在色泽上,豆腐洁白如玉,弹蜆黛色似碧,再加上葱花、红椒的点缀,色香味也就俱全了。

后来,当餐厅老板告诉我们,这桌上的弹蜆就是我们在栈桥上看到的那位草帽人扎来的,我们不禁惊叹:这才是最透骨新鲜的海鲜啊!

据介绍,这位老板原也是渔民,后来转型餐饮和海上旅游休闲业。他告诉我们,弹蜆是海陆两栖鱼,下得了水,上得了岸,会钻洞,甚至还依靠腹鳍吸盘上得了树,要捕捉到这样的全能鱼,可不那么容易。那位扎弹蜆的草帽人,当年曾是一带有名的“弹蜆郎”。

“弹蜆郎?”

“他们大多是渔村里的准渔民少年郎,是赶海、捕弹蜆的高手。虽然现在他们已不再年轻,但有的至今技艺未废。除了你们刚才看到的扎弹蜆,还有掘、踏、赶、照、张等弹蜆捕捉技艺。”

头一次听说捕捉弹蜆还有这么多套路,我们来了探究的兴趣。原来,掘即是在硬涂上用锹挖洞取弹蜆。踏,先将弹蜆网布在水边的弹蜆前洞,然后用脚踩弹蜆后洞,弹蜆受惊往前洞口逃而落网。赶,利用弹蜆见人逆流特性,将计就计把它们赶向预定目标处,然后集中捕获。照,夜间退潮后,手提桅灯、手电之类巡寻海涂,趁弹蜆盯着灯光发呆的瞬间,迅速下手抓获。最高超的绝技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扎。而收效最高的捕捉方式要数“张弹蜆”了:“弹蜆郎”驾着小巧的弹蜆船,把特制的竹筒——插在弹蜆洞旁,用涂泥将弹蜆洞和竹筒都封上小口,其中在竹筒的封泥上戳出个小孔,伪装成天然弹蜆洞的样子。一般一人布完三四百个假洞后,“弹蜆郎”滑着弹蜆船回岸上去了。因洞口被封,憋闷的弹蜆纷纷爬出洞来,在海涂上透气、觅食、嬉戏。当差不多的

时候,“弹蜆郎”飞快地滑着弹蜆船去海涂收竹筒。弹蜆一看到有人接近,急急往洞里躲,不想一头钻进了伪装的竹筒里。

弹蜆船小巧灵活,说它是船,更像一块滑板。它由一块底板、两块夹板、一个把手构成,头部尖而上翘,仅能容一人。驾驶者手握把手,左腿跪于底板,右脚往海涂上一蹬,船就疾滑如飞。“膝骑海马似飞兔,截竹为筒插满涂”,清人姚燮的诗句是对张弹蜆情景的真实写照。

诗里的“海马”即指这种小巧的弹蜆船,海边人又叫“泥马”。据传,在明朝嘉靖年间,东海沿岸地区经常遭到倭寇抢掠。有一天夜晚,平倭将军戚继光正在象山港巡视,忽见杨村、应家棚方向火光冲天,知道倭寇又登陆骚扰了,便率兵直扑那里。等戚家军赶到,倭寇已退至海涂上。戚将军急令士兵下海涂追截,但海涂上一片泥泞,马不能跑,人不能行,惯于海上运动的倭寇从容登船逃脱。戚将军冥思苦索破寇良法,有次在海边散步时,看到成群结队的弹蜆在海涂上摇头摆尾地快速游动,便灵机一动,命军中技师依照弹蜆形状,仿制出划板小船。经过几次改进、试验,这划板小船果然非常好用,便令军中建造数千艘,让士兵们加紧训练。过了月余,倭寇又上岸抢掠。倭寇刚下船踏上海涂,埋伏着的划板小船如箭嗖嗖射出。倭寇还在懵懵懂懂中就被分割包围,束手就擒。大捷后,戚将军称赞小船在泥涂滑行如飞,赛过骁勇的战马,“泥马”的叫法就传开了。

后来,海边人们发现用这种船来捕捉弹蜆也非常好用,就叫作弹蜆船了。漂亮、聪明的弹蜆不但遭到人们掘、踏、赶、照、扎等重重剿杀,还以己之长引祸于己,该是它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悲剧吧?

词牌美

潘玉毅

中国古代有许多美好的东西,唐诗宋词、汉赋元曲,就连词牌名也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。蝶恋花、风入松、踏沙行、雨霖铃、浣溪沙、如梦令……我们甚至不需看词的内容,光是读一读这些词牌名,便已觉得十分美好。

常言道,词曲不分家。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,很多词牌名其实也是曲牌名,都有一定的旋律和节奏,故词又称“曲子词”。唐时专设教坊,掌俳优杂技,教习俗乐,此举一直沿袭到宋、元、明诸朝代。这些词曲从宫里流传到民间,又从民间传唱到宫中,成了当时的一种流行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写道:“唐有诗人济济,宋有文士跼跼。”对于济济跼跼的文人来说,写诗填词自是每日里的常事。

词是长短句,词牌的字数也是长短不一,有两个字、三个字的,也有四个字、五个字的,最长还有六个字的。每个词牌,都是一段历史、一段记忆的记录者,我们见着它,就见到了那些如烟往事。恍惚间,眼前好似立着一位美人,讲着一个故事,行着一段旅途……

词牌的得名多有出处,且各不相同。有些词牌中有典故,如《陌上桑》与殉情而亡的罗敷有关,《浣溪沙》与溪边浣纱的西施有关,《忆秦娥》与吹箫跨凤的弄玉有关;有些词牌中有美人,如《虞美人》的出处是虞姬,《念奴娇》的出处是念奴,《昭君怨》的出处是王昭君,《雨霖铃》的出处是杨玉环;有些词牌中有诗意,如《渔家傲》因“神仙一曲渔家傲”而

得名,《蝶恋花》因“翻阶蛩蝶恋花情”而得名,《长相思》因“上言长相思,下言夕别离”而得名,《满庭芳》因“偶地即安居,满庭芳草积”而得名——可见,古人将词称作“诗余”还是有些道理的。

有些词牌名浅显易懂,我们一眼便可见其本源,比如《踏歌词》之于舞蹈,《舞马词》之于舞马,《欽乃曲》之于泛舟,《渔歌子》之于打渔,《浪淘沙》之于大浪淘沙,《卖花声》之于卖花人。有些词牌名则略略含蓄一些,读者需知些掌故,方得其中滋味。譬如,《鹊桥仙》里藏着牛郎和织女,《西江月》里藏着夫差和西施,《章台柳》里藏着韩翃与柳氏,《钗头凤》里藏着陆游与唐婉,《阮郎归》里藏着天台采药的刘晨、阮肇和二仙女。

当然,词牌名也不是千年不变的。白居易写了一句“能不忆江南”,《望江南》便多了一个别名《忆江南》;《撷芳词》本取自撷芳园之名,因陆游一句“可怜孤似钗头凤”,一段记忆的记录者,我们见着它,就见到了那些如烟往事。恍惚间,眼前好似立着一位美人,讲着一个故事,行着一段旅途……

而我喜欢读词和词牌,或因其形态万千、各有味道的美。有的词牌慷慨激昂,如《满江红》《破阵子》《八声甘州》;有的词牌充满柔情蜜意,如《相见欢》《诉衷情》;有的词牌让人身临其境,见《眼儿媚》,如见秋波,闻《清平乐》,如闻啼啼,遇《少年游》,如遇知己。所以说,与词邂逅,见词牌之美,如好友重逢,相见欢。

花有阴

周潇渭

清香入脾蕴天然,到底无恶,斜阳照晚憾。
若美流水飘零,高树高看,直驱会群衫。
无人相对挑灯把书,奈何微光晚去,绘影不足看。
孤单化素墨,字里笔画扭转生生,促得院中桑槐纷纷乱。

纷纷香案,待君何时还?
君未酌小盏,抑或梦里良人,梦外云烟,丝丝庭中弥漫。
举头帘上艺朵秋日满,举步窗外细雨意阑珊。

连日不开,夜寒,红晕漫走穹天外,觅一壶三日欢畅,三十年为伊滴酒未沾。
松间透露出几两月光、乳白,横栏一色绚烂。
何不与吾江湖得一遇,共享人世一清欢!

海风习习 明珠璀璨

——记“中国第一渔村”桐照村

郭丹瑜

后山名“高梧”,山上梧桐繁生,枝叶交相辉映,桐照村因此得名。据《奉化志》记载,桐照在五代之时就已存在,拥有悠久的渔业文化历史。作为浙东沿海的小渔村,桐照村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,大力发展经济,拥有“中国第一渔村”的美誉。

短短几年间,在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的号召下,桐照村开启了“一年一个大换样”的飞速发展,旧貌展新颜,花香进万家。

走进今天的桐照码头,在盛夏的傍晚,沿着长长的海岸线,

听着海浪拍打着礁石发出的哗啦声,看着落日的金色余晖洒在碧波荡漾的海平面上,礁石上海鸥时停时飞,自有一种怡然舒适之感跃上心头。

在岸边,感受着咸咸的海风吹过脸颊,路边成片成片的网红花海格外引人注目,映入眼帘的满是紫色、粉色、白色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,争相绽放。在马路的另一侧种植着不同种类的花木,村民走在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上,互相拍照,笑说家常,孩子们则嘻嘻哈哈地追逐打闹,欢乐的笑声使得桐照码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

在道路两边,你可以看到勤劳朴实的渔民正在修补着渔网,他们戴着草帽,皮肤被晒得黝黑,微微低着头,手拿一把梭子飞快地在绿色的网线里穿梭,不一会儿,密密麻麻的“新”渔网便出现在他们手中。过路的儿童时不时发出一阵惊呼,就好像看到了神奇的魔术表演,舍不得移开脚步。

沿着海边慢慢地向桐照码头深处走去,车水马龙的码头因伏季休渔而安静了下来,繁忙的码头在享受着这难得的安静时刻。站在大桥的起点,放眼望去,满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大船,它们跟随着海浪的节

奏微微晃动着。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每年开渔节时,数百艘捕捞船、运输船争相远航的壮观场景,它们在蔚蓝色的海面上像战士一样向着远方前进,为渔民和村民带回丰收的喜悦。

大海的无私与包容滋养了世世代代的桐照人,他们傍水而居,依靠着大海的馈赠实现了安居乐业的美梦。而如今的桐照村,也在村民上下一心、苦干实干中焕发出了璀璨的光芒。天蓝、水清、景美人善,新时代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……



浙东沿海的璀璨明珠——桐照村 郭丹瑜摄